清詩話續編

郭紹虞編選
富壽蓀校點

三家詩話

序

或謂自鍾嶸詩品而後，詩話充棟，大都妄下雌黃，無裨詩教。然觀吳札觀樂，不廢美譏；子夏序詩，並論哀樂，即詩話之濫觴也。豈可議其無裨哉！吾友尙君喬客，詩古文詞皆博且精，而詩尤兼諸家之長。嘗撰律詩杜骨一書，謂李義山、陸放翁、元遺山皆得杜少陵之骨，評選三家，自出手眼。余旣讀而喜之。玆於本朝袁、蔣、趙三家，又有詩話一帙，實成於今年落解後之第五夜。蓋是日同余游大安寺，賦鐵香爐，語及欲著三家詩話。不料其歸剔孤燈，疾書蔵事，且未檢原書，無將伯助，視窮年仰屋著書者，反精審過之。何也？積厚負力，深造逢源，故泉湧峽倒，汩汩乎來矣。余玩其語，多戇直而無游移，簡覈而無剽販；且論詩之下，於各家之文章性行，傳授源流，亦莫不檃括於其中。識者觀之，亦可以想見其爲人，知其胸次之所有，非徒盡此區區者。喬客將有遠行，以草付余，校而梓之，以爲行篋貯。余愛其論之宏，而又悲其遇之窮，愧無以濟也，姑以目見者引其端。若存貴遠賤近之見，或以爲妄下雌黃，或以爲互相標榜，則喬客與余皆所不計焉。

道光五年乙酉九月十六日，同學弟姜曾懷哲拜序。

三家詩話

南昌尙鎔喬客偶編
同里姜曾懷哲校訂

三家總論

近日論詩競推袁、蔣、趙三家，然此論雖發自袁、趙，而蔣終不以爲然也。試觀忠雅堂集中，於袁猶貌爲推許，趙則僅兩見，論詩亦未數及矣。

自明七子以後，詩多僞體僻體。牧齋遠法韓、蘇，目空一代，然如危素之文，動多詭氣。梅村、漁洋、愚山、獨漉諸公，雖各擅勝場，而才力不能大開生面。三家生國家全盛之時，而才情學力，俱可以挫籠今古，自成一家，遂各拔幟而起，震耀天下，此實氣運使然也。

子才之詩，詩中之詞曲也。苕生之詩，詩中之散文也。雲松之詩，詩中之駢體也。

子才如佳果，苕生如佳穀，雲松如佳肴。

子才學楊誠齋而參以白傅，苕生學黃山谷而參以韓、蘇，竹垞，雲松學蘇、陸而參以梅村、初白。平心而論，子才學前人而出以靈活，有纖佻之病；苕生學前人而出以堅銳，有粗露之病；雲松學前人而出以整麗，有冗雜之病。

雨村詩話以三人皆學宋人，意頗不滿。而又推袁爲天授，蔣不及趙，殆因蔣詩不數己，遂有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意抑之與？

彝嘗倣敖器之詩評，評本朝詩人，有曰：「子才如畫舫搖湖，蕩人心目；苕生如劍仙躍馬，所向無前；雲松如吳、越錦機，力翻新樣。」見者以爲切中。

詩文至南宋後，文章一大轉關也。就詩而論，雖放翁以悲壯勝，遺山以沉雄勝，道園以老潔勝，鐵崖以奇麗勝，青丘以爽朗勝，西崖以清峭勝，究不逮李、杜、韓、白、歐、蘇、黃之全而神，大而化，況他人乎？「詩到蘇黃盡」，眞篤論也。漁洋自謂放翁、遺山可以企及，由今觀之，修飾有餘，才情不足。竹垞與漁洋齊名，談龍錄譏其貪多。其實竹垞之詩文高在典雅，而皆欠深入。三家兼有放翁以下諸人之長，雖醞釀之功未極深厚，然已如天外三峯，躋攀不易矣。

子才筆巧，故描寫得出。苕生氣傑，故撐架得住。雲松典贍，故鋪張得工。然描寫而少渾涵，撐架而少磨礱，鋪張而少鎔裁，故皆未爲極詣也。

讀三家之詩，巧麗者愛子才，樸健者愛苕生，宏博者愛雲松，取其長而棄其短，是在善讀者。

三家分論

子才與雲松書曰：「我輩爭奇競巧，不肯一語平庸，要爲運之以莊，措之以雅，而於詩文之道

盡之矣。」乃雲松固欠莊雅，而己亦多蹈纖佻之弊，何也？

苕生有生吞活剝之弊，而子才點化勝之。雲松有誇多鬥靡之弊，而子才簡括勝之。

子才專尙性靈，而太不講格調，所以喜誠齋之鏤刻，而近於詞曲。

鳥之飛也，必回翔而後下。水之流也，每渟蓄而後行。袁、蔣多一氣直下，而不耐紆徐，皆少韓昌黎迎而距之一段工夫也。

子才律詩往往不對，蓋欲上追唐人高唱也，然失之率易矣。

子才與苕生唱和則效苕生體，與雲松唱和則效雲松體。蓋自以爲兼有二人之長，視二人之詩，祇如腰間之寶劍也。觀其論詩絕句可見。

漁洋詩以游蜀所作爲最，竹垞詩以游晉所作爲最，初白詩以游梁所作爲最，子才詩以游秦所作爲最。王蘭泉湖海詩傳，專錄子才少年未定之作而故沒眞面，似不及懷寧潘瑛國朝詩萃之平允也。

子才性好女色，而詩必牽合古人以就己。如詠羅隱廟則曰「隔簾嬌女罷吹簫」，詠銅雀臺則曰「招魂只用美人妝」，詠張睢陽廟則曰「刀上蛾眉奐奈何」，詠周瑜墓則曰「小喬何幸嫁夫君」，詠謝安石則曰「東山女伎亦蒼生」。然此猶題中所應有也，至詠郭汾陽亦必曰「歌舞聊消種蠡愁」，則太牽合矣。其詠睢陽廟有「殘兵獨障全淮水，壯士同揮落日戈」一聯，則爲此題絕

唱，苕生集中二首皆不及也。

少年聰明兒女，血氣未定，略知吟詠，罕有不喜流宕者。子才風流放誕，遂詩崇鄭、衞，提倡數十年，吳、越間聰明兒女，今猶以之藉口，流弊無窮。此爲風雅之罪人。惲子居誌孫韶之墓，所以極力詆之也。

子才古體詩多不諧聲調，而轉韻尤啞。雲松亦然。苕生則十失二三矣。昔趙秋谷著聲調譜，四庫提要極推之。然秋谷雖能作譜，而詩歌則未盡諧也。且其所舉爲法者亦疏而不密，而子才譏其拘，宜其不知聲調也。

與子才同時而最先得名者，莫如沈歸愚。歸愚才力之薄，又在漁洋之下，且格調太入套，毋怪蔣、趙二公皆不數及也。

隨園詩話大率取清眞之作，然豔詞側體太多，殊玷風雅。其極推夢樓，譏議蔣、趙之類，亦皆顚倒是非，不符公論。續詩品極佳，但「是新非纖」一語，便不能踐。

子才古文自是侯朝宗以後作者，近人因其詩之纖巧，幷詆其文，惲子居至以猖狂無理斥之，皆非平心之論。

吳山尊本朝八家四六：「子才長於大題，自是一時冠冕。」山尊才力之大，庶幾可接子才，至詩之冗而笨，則不足稱三家之嗣音。以上論子才。

苕生詩有不可及者八：才大而奇，情深而正，學博而醇，識高而老，氣豪而眞，力銳而厚，格變而隱，詞切而堅。但恃其逸足，往往奔放，未免蹈裴晉公譏昌黎之失也。

劉彥和有言：「彩乏風骨，則雉竄文囿；風骨乏彩，則鷙集翰林。唯藻耀而高翔，乃文筆之鳴鳳。」今觀三家之詩，袁、趙似「雉竄文囿」，蔣似「鷙集翰林」。至「文筆鳴鳳」，則自曹子建、李、杜、韓、蘇之外，唯遺山、青丘差堪接武。而苕生乃云「鳳凰好文章，鵰鶚吾何取」，恐猶未能踐此語也。

翁覃溪論苕生詩，比以吳天章、陸聚緱，似俱不及苕生，且亦不肖。王蘭泉則謂論詩於當代，以苕生爲首，而尤以其五七古詩爲極則。吳山尊亦謂苕生五七言詩，擺脫凡近，自然入格，而離奇變幻，無所不有。二君皆知言也。然苕生詩雖勝人，而頓挫沉深之妙，則終遜李、杜、韓、蘇矣。

苕生古詩好用僻韻，好次元韻，多牽強而無味。昌黎、山谷亦所不免，子才則無之也。

或謂苕生面目肌理俱近於粗，似不及袁、趙之細膩。不知苕生之粗在面目，至肌理則未嘗不細膩也。且體裁較袁、趙爲雅，學之者弊少。

苕生有京師、豫章、固原新樂府，豫章、固原失之直率，唯京師十四篇，兼元、白、張、王、鐵崖、西崖之勝。

歐陽文忠之詩，才力最近昌黎，而情韻較勝西江之詩，陶彭澤以後，當推第一。介甫、涪翁以刻酷抗之，然不及其自然也。其集中有以五古短篇懷人詠己者，蓋本顏延年五君詠。苕生懷人諸詩，憲章文忠，多可括諸人一生言行，而上追延年。

苕生論詩，於西江阿其所好，稍乖公允。至極推北地、信陽，力詆初白、樊榭，尤爲持論之偏。

苕生少與汪鞏雲、楊子載、趙山南齊名。趙則略成體格，汪則寒瘦逼人，楊之新樂府與五古庶可肩隨苕生，惜其未能全美也。

苕生於廣昌何鶴年極力扶奬，然鶴年亦失之寒瘦。苕生「水氣乘間出，山身向晚分」二語，最近鶴年。

苕生初寓金陵，戚子才訪己題壁之殷，於是作詩以題其詩、古文、駢體，極其推崇，然不存於集中，則不滿於子才也。子才知其輕己，言不由衷，故題苕生集詩，晚年亦刪第一首，而且時刺苕生爲粗才。至雲松於苕生，始曰：「跋扈詞場萬敵摧」，又哭之曰：「久將身入千秋看，如此才應幾代生？」可謂推服至矣。乃觀其集中論詩稱子才而遺己，遂題詩三首，第以才氣推苕生，而陰致不滿之意。後有知人論世者，最宜於此索隱而持平。

苕生詞學蘇、辛、陳其年，而較爲細膩。九種曲出於玉茗堂，而較爲正大。古文雖直舉胸

臆〔一〕，空所倚傍，然祇可接李穆堂一派，非但不及魏叔子，並讓子才出一頭地。

三家詩集皆有兩本，袁、趙則晚年所手定；苕生一刻於京師，再刻於揚州，皆在身後。論者多以再刻勝初刻，其實初刻經張瘦銅諸人所刪改，多足爲苕生功臣；再刻則存其原本，且增入數十首應酬之詩，覺觸目冗濫，反爲白璧微瑕。以上論苕生。

雲松十家詩話，最爲具知人之識，持千古之平。但其所爲之詩，則效前人而尚少簡練。

雲松五七言古，意欲以議論之警闢，才力之新奇，獨開生面，幾於前無古人。然趁韻湊句，殊欠雅健。且苕生性好詼諧，爲詩則極嚴正。雲松褻躬以禮，而詩乃多近滑稽之雄，使人失笑，較子才而更甚，何也？豈不善學東坡而墮入誠齋惡道耶！

雲松宦游南北數千里之外，所表見固皆不虛，而極險之境地，極怪之人物，皆收入詩料，遂覺少陵、放翁之入蜀，昌黎、東坡之浮海，猶遜其所得所發之奇，可謂極詩中之偉觀也。

雲松七律格雖不高，而語無不典，事無不切，意無不達，對無不工，兼放翁、初白之勝，非袁、蔣所能及也。

少陵李潮八分小篆歌〔二〕，開詩中考據之端。而竹垞爲詩，每好以此等爲能事。雲松才學宏富，亦好考據以見長，然弔詭搜奇，俱覺冗蔓可厭。近日此風盛行，而詩遂同胥抄矣。

讀苕生長篇，人或嫌其單薄；讀雲松長篇，人多嘆其典贍。然苕生本色極高，且精光貫注，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使人不敢逼視；雲松則近於掉書袋矣。蓋若生失在矜才，雲松失在逞博也。

張船山之詩，多近袁、趙體，亦能自出新意。其寶雞驛題壁十八首，力詆將帥養癰，與雲松擬老杜諸將十首，同一忠憤。但矯變沉雄，俱不能及老杜。

明七子如何、李、滄溟詩，雖摹古未化，然其生平之行誼，各有卓然自立之處，所以前人雖極力貶斥，詩究難泯。讀三家之詩，須知三家之大節各有可傳，不第以眞才本色鼎立一時，而雲松尤爲醇美。

過求新巧，必落纖小家數。如子才「殿上歸來履幾雙，三分天下更分香」，雲松「如此容華嫁窮羿，教他那得不分離」之類，乃晚唐、元人惡派，以之入詞曲可也。

雲松好作俚淺之語，往往如委巷間歌謠。若「被我說破不值錢」，「一箇西瓜分八片」等句，成何說話！

雲松經學不深，而廿二史劄記，則多揭古人之隱，以自見其識力之深微，覺史通、史糾諸書，猶爲識小忘大。同時唯錢竹汀廿二史考異，異曲同工；王禮堂十七史商榷，殊不及其精審也。至陔餘叢考，則頗近於淺陋矣。

雲松於同時諸人，只以「千秋」二字推袁、蔣、王、錢四人，蓋自以詩歌與袁、蔣鼎立，考據與王、錢鼎立也。然王禮堂尊鄭學太過，尙非千秋之人。以上論雲松。

三家餘論

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第六首，忽作曠達語，彌覺沉痛難爲懷，而文勢亦倍深曲矣。少陵「家鄉既蕩盡，遠近理亦齊」，「反長消息來，寸心亦何有」等句，當從此等脫胎。子才仿贈白馬詩，只知蟬聯而下，略無紆折，似全不知古人妙處。蔣、趙五古，亦罕能於此着眼學古人也。

七古如太白「錦城雖云樂，不如早還家」，少陵「明眸皓齒今何在，血污游魂歸不得」，昌黎「將軍欲以巧伏人，盤馬彎弓惜不發」，盧陵「耳目所及尙如此，萬里安能制夷狄」，東坡「桃花流水在人世，武陵豈必皆神仙」，山谷「安知忠臣痛至骨，世上但賞瓊琚詞」，放翁「亦知興廢古來有，但恨不見秦先亡」等句，皆古人妙處。三家富於才調，此等伸縮轉換之妙，似未曾領取也。

高青丘「此時何暇化明光，去照逃亡萬家屋」，「當時不識顏平原，豈復知有張睢陽」，妙亦不減古人。

五律之妙，少陵之後，李義山最爲擅場。袁、趙力求新巧，去少陵甚遠。若生河口夜泊等作，尙有少陵之遺，氣格更勝義山也。

七律亦以少陵諸將五首爲極則，義山、放翁、遺山爲嗣音，本朝唯梅村、竹垞間有少陵風格，三家則皆無之。學義山宜去其浮豔，學放翁宜去其滑碎。

子才長排如禹陵、孝陵、廬山、王文成紀功碑，雖錯綜變化不及少陵，以視元、白、竹垞，則勝之矣，蔣、趙未能鼎峙也。

絕句詩，蔣、趙皆宋音，然蔣猶挺拔，趙則諧俗。袁雖間學唐人，亦少雅音。蓋此體自龍標、嘉州、夢得、樊川後，唯薩雁門、王漁洋堪接跡也。

校記

〔一〕古文雖直擧胸臆　「胸臆」原誤作「胸情」，今改正。

〔二〕少陵李潮八分小篆歌　「小篆」原作「書」，據全唐詩補改。

輟鍛錄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